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

揚子澗言

第二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二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重添註

吾子篇 咸曰人既裕乎學也則吾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 禮樂備也。咸曰宋本迄作訖今

也迄然後誕章 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矣。祕曰迄至

樂大明 光曰漢書及李 乖離 咸曰然後誕章乖離當為

之章作而乖離 今從宋吳本 乖離 咸曰然後誕章乖離當為

矣 圖徽 咸曰徽善也諸子謂吾道之戒夫習者也。祕曰圖謀

家 譟吾子 祕曰綺靡荒唐唐歇刻詭誕俱謂之文人各矜尚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 咸曰初子雲好辭賦嘗擬相如以

夫不為也 梅作之也。咸曰漢儒之賦古詩之流尚曰賦

可以諷乎 駭歎之聲也。祕曰言賦將以諷之廼歸

諷則已不已 吾恐不免於勸也 覽之飄飄然有凌雲

之志 咸曰此正文正宜有曰字諸本並無蓋脫之也。祕

曰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然後諷之以正如其不已

宋吳本無曰字今從李本 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

賦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悅目 曰女工之蠹蟲矣 麗蠹害

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 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 言

猶麗靡之害正也 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 言

切下可以意求 曰然董重子彫蟲篆刻之事 俄而曰壯

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 於其是輟不復為 或曰賦

賦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悅目 曰女工之蠹蟲矣 麗蠹害

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 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 言

劍可以衛護愛身辭賦可以諷諭勸人也。曰狴犴使

人多禮乎。言擊劍使人狴犴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

論謂劍可以衛身。則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道。故對之以為

若使擊劍可衛身。則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道。故對之以為

段解之復。以狴犴為擊劍之形貌。又以狴犴作狴犴。狴犴

狴犴或作狴。古今字爾。莫敢犯豈牢獄之威使人多禮乎。

音岸人在牢獄之中不得動搖。囚謂之多禮。不知其已陷危

辱之地矣。不若不入牢獄之為善也。劍雖可以衛身。不若以

道自防。不至於用劍之為善也。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

乎。賦者也。景差唐勒宋玉楚夫夫枚乘漢都尉善。曰必也

淫。言無益於正也。皆誇誕過實之辭。淫則奈何。曰詩人之

賦麗以則。陳威儀正法則。曰風二曰賦雅有典則。辭

人之賦麗以淫。奢移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曰覽者

已過矣。曰其文皆主於靡麗。而詩人如孔氏之門用

以之立法。則辭人徒誇誕過實。不可為法。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入室必以聖人之遺。藝文志賈誼賦七。或問蒼蠅紅紫

篇相如賦二十九篇。曰言其無益。或問蒼蠅紅紫

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曰言欲辨蒼蠅白黑

與紫亂朱之義也。紅即朱也。蓋正色焉。紫間色焉。故語曰惡

紫之亂朱。曰使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似曰

白為黑。惡紫奪朱。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似曰

聰聽。音皆人所難辨。唯聰明者辨之。不惑也。或曰朱

曠不世如之何。今不世有如之何。視聽哉。曰亦精之

而已矣。曰不必朱曠亦精專而已矣。曰言精

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

宮商角徵羽也。

吾子

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也。○凡樂交用五聲十二律分雅分鄭何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鄭俱談道德而有是非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也。○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也。○其音中而正者大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謂之宮商溫雅失之矣。○文謂之音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生焉。鄭也。○也。茲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生焉。鄭也。○以喻奇僻之論。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

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聲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李業邪佞不能謬也。○黃鍾為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以平和之卒是鄭衛流僻之音不能入也。推揚推大卒也。○宋吳本確作確。今從李本確。堅貌。黃鍾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諸子橫鄭衛也。卒道稽諸聖人。概以中正確然。堅固奇僻之論。何哉。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

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澁法度也。○淫濁也。淫辭之澁。亂其泥而揚其波也。○澁古忽切。亂也。諸子以浮靡之辭逞其巧辯。汨亂道真。人多悅而惑之。以陷於非僻。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如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發如玉。

激愛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非也。言原事楚王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方正盡忠。義有瑕汙。如玉之瑩矣。然為上官大夫子蘭之讒。卒以放逐。是為丹青所變矣。復不能計窮達之命。自沈而死。是智不足矣。丹青喻讒也。原負明正之資本。為楚之中。日如玉如瑩也。被上官大夫子蘭之毀。不能捨之。則藏遂著。文華流于後世。迺為楚之辭臣。愛變丹青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音義曰營又音榮。又鳥定切。石次玉者玉也。瑩喻清潔。丹青喻有文采。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之美。而不能樂天知命。悲憂憤懣。至於自沉不足言其智也。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貴事實賤虛辭。事勝辭則佞。勝文則佞。直抗當作佞。古或通用。史記曰。

吾子。事勝辭則佞。勝文則佞。直抗當作佞。古或通用。史記曰。

事勝辭則佞。勝文則佞。直抗當作佞。古或通用。史記曰。

事勝辭則佞。勝文則佞。直抗當作佞。古或通用。史記曰。

子路志伉直○**光曰**伉口浪切伉謂伉直伉辭勝事則賦

直者質之謂也音義曰伉健也一音苦杏切賦曰揚子前云辭人之賦麗以淫此謂事不足而辭有餘是

傷之淫華如辭人賦爾下註謂賦頌者虛過非也○**賦曰**據

當時賦**事辭稱則經**直也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伉

之賦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曰文質彬彬○**光曰**稱尺證切足言夸毗之辭足容威施之面言皆藻飾之為非篤實之真

以充足呼之則未可為夸毗威施之義也○**賦曰**言滿天下

無口過足言也容止可觀足容也言也容也為有德之文藻

矣○**光曰**足當為足恭之足法言準論語故有足言足容也若

容盛威儀有德則為文章無德則為澆偽**或問公孫龍**

詭辭數萬以為法法歟辯者其書十四篇以為法是

法欬莊子曰公孫龍辯者之徒**曰斷木為棊梳革為鞞亦皆有法**

焉梳當為梳完鬪摩也棊鞞戲具器用之末者尚有制度

詭辭無法而為法哉○**光曰**斷音短梳舊本作梳音緩又音

款○**宋曰**梳當作梳胡官切從木誤也梳刮摩也言刮摩皮

革以為鞞○**光曰**梳當作梳呼願切所以塞履也

以毛植革而為鞞言圍棊蹋鞞亦皆有法以取勝**不合**

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

仁義○**賦曰**言書不合乎禹湯文武之法者君子不以為法也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

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出列施也况介丘乎介丘小

也○**光曰**宋吳本崩嶽作嶽今從李本**劾力紙切****施**移近切**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

沱也况枯澤乎讀如川澤納汗之汗言升東嶽而觀則

吾子

知眾山之連延已卑矣况大丘乎浮滄海而觀則知江河之
濁小矣况竭澤乎猶習五經而觀則諸子已小矣况詭辭以
為法乎尔雅謂河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郭云潜流地中
汨漱沙壤所受渠多眾水溷淆宜其黃濁詩云江有沱諭江
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别出

捨舟航而濟乎瀆者耳○**光曰**惡音烏下同

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末無弃常珍而嗜

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安也委大聖而好乎

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諸子若惠施公孫龍莊老申商之類山經之

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經谷也曰經直讀如

陘陘山中絕也蹊徑也言山中絕之徑不可勝由矣面牆之

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光曰曰經戶經切

又口耕切如諸子之言不可以入於道也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

秘曰正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

惡夫不由聖人之道秘曰或曰子亦由孔氏戶乎曰戶哉

戶哉言斯戶也豈它也哉吾獨有不由諸子之戶哉光曰

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蒼頡一篇史籀十五篇皆字

學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知而妄名之名

而闕發秘曰蒼頡亦史類故曰史乎史乎猶勝於學諸子之妄不學之闕也或曰有人焉自

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

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

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戰悸忘其皮

之虎也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偽名考實則窮曰光曰

小人必臨利害然後見其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曰光曰別

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有文章而次虎者曰光曰別

辯人狸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異曰光曰別

變則虎秘曰曰光曰別

吾子

文章顧其質不同耳若能變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更其質去彼取此孰禦焉

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君子

言也無擇非法不言聽也無淫非正不聽擇則亂淫

則辟言有可擇則機亂聽有淫侈則邪僻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述曾子反

又尺兵切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鬼谷而終詭數

復本亦稍正道今從諸家本言習聖道而陷於異端者有矣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

已試之効且易知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

其不女姦姦不詐詐也正教人孔子之道已較而

易知猶夾谷齊人干會孔子以正言却之不姦姦也互鄉革

子請見孔子以紮己與之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

化姦以誠去詐故較易也諸儒佔畢以為如姦姦而詐詐

博多訊以為辯是以姦敵姦以詐勝詐也如姦姦而詐詐

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者以詐

能正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簡要多見則

守之以卓所觀廣遠寡聞則無約也寡見

吾子

言之見守之以聖

寡聞則無約也寡見

寡聞則無約也寡見

寡聞則無約也寡見

則無卓也

少聞無約要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曰不

道之卓。○曰約謂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

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

三千寒如之何矣

綠衣雖有三百領雜色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二千紙單薄不可以禦冬

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曰綠衣非正色紵絮非純綿雖多不益於實用猶說辭小說不益於正理。○曰如習非者雖博而無益也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

簡而易從 要而易守也 炳而易見也

明法而易言也 然後知夏屋之為幘幪也

震風凌雨 然後知夏屋之為幘幪也

知聖人之為郭郭也

古者楊墨塞路

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

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

淆亂則折諸聖

或曰惡觀乎聖而折諸

曰在則人云

後之塞路者有矣

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

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

淆亂則折諸聖

或曰惡觀乎聖而折諸

曰在則人云

吾子

則書五經其統一也

脩身篇也脩則克矣故次之吾子

事有本真有真真正道也陳施于意動不克成皆

○成曰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之事當在己○成曰本諸身白求

○成曰言陳施之動成萬法而不能成一其本在脩身○成曰

○成曰言陳施之動成萬法而不能成一其本在脩身○成曰

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云矯揉箭箝也無敵

立義以為的莫而後發發必中矣於天

善惡混子以為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

尋流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

該兩家之論反覆於是俱暢○成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初

喜怒哀怒者善惡之端也是正性與善惡相混脩其善則

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所謂混也孔子云

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

是人上有中下三品矣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上可

下善惡混也故賈誼新書亦於人主分三等曰有上主有中

主有下主夫上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不可以引之而下主

者可以引之而下不可以引之而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后稷與之為

善則行蘇驩堯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

惡也下主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與之為惡則行比干龍逢

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也中主者齊

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霸用豎貂子牙則亂今揚子之意

謂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

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之性善惡混又曰脩其善則

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觀其文是止言中品之性明矣非

謂人皆然也得非夫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者邪得非賈誼所謂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者邪故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矣。○然曰習與性成。○**光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梁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薙其藜莠而養其稻梁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是信稻梁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梁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苟子以為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梁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為人之性善惡混者善惡

雜處於心之謂也顧人所擇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為為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也**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御氣為人若御馬也利適惡路則驚蹇。○**光曰**人馭氣而行猶乘馬也善惡二途惟其所適。○**光曰**夢得曰志之所往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乘而之善則為忠為義乘而之惡則為慢為暴**或曰孔子之事多矣**物百

王之法不用則亦勤且憂乎任則其事多矣然終不見用於世則徒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子曰孟子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子曰孟子

子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又曰孔子聖人之時者也茲所謂不勤矣**知命則不憂**或曰**或問銘**易之盤

正考父之鼎**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慎美戒**聖**

修身

人之辭可為也

所謂文章可得而聞

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

使皆信所不可為也語曰未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諸家本以其有至誠全德故人信其言是以君子彊學

而力行

善者導之以仁惡者導之以義雖蠻貊之邦亦可

行珍其貨而後市

必貴

脩其身而後交

必固

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

無所不通

君子之所慎言禮書

慎言

善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

慎言

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

宋吳本有為

或

曰君子守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

揚子二

勳成奚其守

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但當順天人

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

觀聖道然後知諸子之

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

仰

道弥高而知止於異習者居卑也哉

仰

好高而德常小行常卑若仰觀聖人之道則知己所守之下

仰

矣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

相婦織於室遣去之

園有葵拔弃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高美

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使見善不明用

心不剛儔克爾

儔誰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

利而取義也

脩身

目可義路也以遵行**禮服也**以飾身**智燭也**可以

以安處**信符也**仁如居室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

物**符契使人可憑以為驗**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

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皆中道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

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

言當以仲尼之**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言世

無仲尼**曰率馬以驥不亦**

可乎或曰治己以道當以仲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曰田甫田者秀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雖有喬喬

不可得雖懷忉忉之怨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

強學**曰喬喬當為驕驕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

田維秀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蓋大夫刺襄公無德而求

諸侯猶大田無人功終不能獲今揚子上言當率循有如仲

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未諭故引是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

尼猶大田莠秀驕驕而盛欲遂其獲不可得矣故徒思遠人

心忉忉者也遠人指仲尼**曰日有光月有明**此言仲尼雖沒而

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忉忉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

秀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其道存焉猶日月雖遠

本上音驕音旬**曰日有光月有明**其道存焉猶日月雖遠

而光明在焉**三年不日日視必盲**三年不目

月精必矇不見日月而盲矇以喻不學闇人

視之否則盲矇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變故五年而再開

脩身

不視仲尼之道其猶盲音蒙熒魂曠枯糟茅曠沉音蒙

無切音蒙摘填索塗冥行而已矣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

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論也宗元曰熒魂司目之

用者也音蒙當為精茅如葭葦之葦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熒明

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沉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

於索塗冥行而已矣音蒙熒光也熒魂神光精茅精之白

也故本精作糟柳宗元云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

則枯目精久曠則沉於是杖摘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張

晏云葦者葭之白皮填地也音蒙摘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張

切音蒙山青切人學於聖人然後能立猶目之資於日月然後

能視也或修身而不由聖人則為弃音蒙或問何如斯謂之

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

重言重行重貌重好宋吳本作言重行重貌重好

求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音蒙見重則有威好重則

有觀音蒙必有可觀音蒙敢問四輕曰言輕

則招憂音蒙犯人必行輕則招幸音蒙多故罪至矣貌

輕則招辱音蒙人所辱亦多好輕則招淫音蒙嗜其邪禮

多儀音蒙美其多或曰日吳不食肉肉必乾日吳不飲

酒酒必酸貧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

華則野華無實則史音蒙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此義

同之宜如史字音古非也音蒙野謂朴野史謂文勝其質

本華實副則禮音蒙華實相副然後合理山雌之肥其意

得乎音蒙守道遇時之貴音蒙言山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

者以其飲咏遊處得意或曰田之簞瓢臞如之何音蒙

備身

臞瘠也此譏顏回之一簞一瓢已其瘠矣何自得之有○曰臞瘠也臞瘠也簞瓢之臞何以不改其樂○光曰臞其俱切

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在上簞瓢粹

茹亦山雌也何其臞臞曰粹謂以手捺菹茹也○

千鈞之輕烏獲力也賤樂也顏何臞哉○

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

或問犁牛之鞵與玄駢

之鞵有以異乎玄駢黑赤之色皆牛也豈有異乎○

然則何以不犁也犁亦猶也或問犧牛有不純之色與

曰將致孝子鬼神不敢以其

惡在犁不犁也犁與不犁皆用之○

如剗羊刺豕罷賓犒師不雜也罷以禮罷之犒餉之鄉飲酒義曰朝不廢朝莫不廢

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

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聖人則好行之今魯人雖問之而不能用

如其好問仲尼

則魯作東周矣尼降王黍離詩於國風明其不能復雅

臞身

曰同言其為牛一也故然則何以不犁也犁赤也皮去毛曰鞵○

曰同言既為

用犁也語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

何如耳何必外貌之禮文

曰或者言凡人碩其中心

曰同言既為

政而齊等於邦君也而揚子謂魯人好問仲尼則但能凌魯
作東周不亦異乎曰不然也孔子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此言當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也豈作也但能作
平王之道哉今揚子之意謂使魯能好問仲尼則魯亦可尊
樹王室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爾豈止使魯如
平王之衰邪學者宜辨之。或問

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

諸門乎。韓莊之書門謂孔子之門。曰在夷貉則引之。韓莊

之書使人不知禮鄭衛之音使人不倚門牆則麾之。韓莊

知樂禮樂之不存在蠻貉則引之也。倚門牆則麾之。韓莊

璧去莊周與韓非同貫不亦甚乎惑者甚眾敢問何謂也曰

莊雖借論以為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險薄

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位既失

中兩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

乎又問自此已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則何也答曰

妙指非見形而不及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道其妙寄而去

其履迹一以貫之應心而已。光曰貉母百切言惜乎衣

夷貉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牆者也。惜乎衣

未成而轉為裳也。轉上也為下捨本逐末者是可惜也。光曰

曰上衣下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為諸子也。光曰上曰

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人之正道今乃絃鄭衛

誦韓莊聖道未成而更於邪僻矣安用之。聖人耳不順乎非

乎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隸習。光曰無聽不是

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光曰羊至切賢

或問眾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而生。光曰

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惟義所在。聖人曰

神。神德行也。成曰天神應乎萬變聖人如之豈止宜於

神德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觀乎賢人則見

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修身

眾人光曰賢人能為人所不能必有以殊於眾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光曰

卓爾有立不可及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光曰天地之道聖人之道賢人之道

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光曰欲廣其道天下有三好眾人好己從

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光曰欲廣其道天下有三好眾人好己從

下有三檢光曰檢猶限度也眾人用家檢光曰家人自以為法天

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安於天下天下

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觸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所謂觸情

由於禮義入自人門所謂觸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所謂觸情

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所謂觸情或問士何如斯可以提身福者百順之名

曰其為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其為

外也肅括則可以提身矣外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

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愾大惡也

至何元愾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愾大惡也

上士之耳訓乎德訓下士之耳訓乎

言不慙行不耻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邪僻故心不耻言

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邪僻故心不耻言

不慙於言行焉而不耻於行雖聖人猶畏憚之

之言行無可慙耻者是全德之人也故雖聖人猶敬憚焉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二

脩身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三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 光重添註

問道篇 身乎克脩道乃

芒芒大道 洪荒混茫之初 芒者大之稱也 註以混茫之初釋之可乎

昔在聖考 聖人作万物觀伏犧肇畫八 卦六位成章 昔在聖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 二五得中 然後利見

幾者推顏子而已 今言失中不及者猶師也 過商也不及之

義爾故禮尊中庸書貴皇極此之謂也 註以二五解之其非

去異焉 李者辨之 祕曰大道芒芒然推聖人考之遂明大

中之制是以河出圖也 大易明二五之中洛出書也 洪範貴

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田之為人仁也 擇乎中

不可女媧罔 罔謂誣罔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

也 譏問道 世以虛無湛寂為道之本而求乎洪荒夷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萬

物由之以通 或曰無不通者言道之施也无所不通 注謂萬

言之無 或曰可以適他歟 言言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

不通也 或曰 它猶邪也曲也言既云聖人之道无 曰適堯

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

而不他或問道 道字今從李本 曰道若塗若川車航

混混不捨晝夜 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

問道

之道皆曲而不正何車航之行晝夜不息言諸子雜說亦可
適於聖理也今下无荅文者蓋鄙其不諭教故不對之也法
言諸如此類者數雖問荅皆出於子雲然其立事垂
制理當為之然也孝者辨之注殊不明其旨何以哉

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因形以取譬

荅故曰而復請之以為安得直道而從之也**曰**如塗川皆曲而車航不捨晝夜何所擇得直道而由乎

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

諸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故楊墨歸儒受

之而已莊周申韓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

乎大解曲道歸正之義**或曰**上既止荅以川塗雖曲可

通諸夏諸海而或人不論復謂曲士可通聖道乎今下

无荅文者亦鄙其問之失而不對之也夫聖人无不正也安

左曲士而能通之哉注惜其旨以謂大解曲道通歸正義深

失之矣**或曰**或人論其旨也事謂異端之事音義

曰天復本焉得直道及事雖曲上皆无**或曰**二字今從李采

吳本揚子設為或人**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不可無

意寤以結上意耳**夫道以道守之**道則行斯達矣**德以得之**

譬一身**仁以人之**仁者人道之常**義以宜之**

有德則動**禮以體之**時保其躰**天也**五者人之

事得其宜**合則渾離則散**反五者合而

言之則渾而為一隨**一人而兼統四躰者其身全乎**

四躰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為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

全**或問德表**有德之人在上其治化表見於外者何如

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為也莫知為上之樂為下之苦

臣忠而修之於下故上下交修而民日用不知此所以為德之標準也○德足乎己加乎民天下有道比屋可封豈

有的然作之於上作請問莫知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之於下而何知也言曰言民日由禮而

不知其制也○德既然矣請問禮○李宋吳本皆作請問禮莫知音義曰天復本作請問莫知今從之或者以

為治化既出於上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矣其知豈得人莫之知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於下○禮曰禮亦然○禮曰德者能之威儀三千不可及詳哉故禮不下庶人蓋上既行而下

能效則民得之矣何制之知焉○禮曰禮亦然○禮曰德者得也○禮曰禮亦然○禮曰德者治化之○禮曰禮亦然○禮曰德者所自邪○禮曰禮亦然○禮曰德者或曰孰若無禮而德○禮曰禮亦然○禮曰德者

若專修德安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禮如用繁文之禮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禮如非人也何由為德○禮曰言禮者德之躰也或問天曰

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物生○禮曰謂不言而四時行力動風散雨潤日烜山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莊子曰

止澤說而万物生焉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莊子曰曰彫刻衆形或曰言萬彙紛錯得之自老子之言道德

力而給諸然一而刻之何力能給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可以止奔競訓饕餮○禮曰老子以道

有取耳○禮曰老子以道及搃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絕李蓋言至理之極以明无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

闕道

老子深於禮者也與虛無二篇不侔矣豈非道家為之名歟昔崔浩嘗讀莊老之書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以設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也○光曰音義曰推都田切舊本皆從手擲也云徒計切亦擲也漢書禮李則吾道瞽矣吾焉開明哉成曰言推仁義滅

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佗則苓開發成曰苓當為蒙字之誤也言開

吾道之瞽以為之明者惟聖人尔他則愈蒙闇矣它指莊列之類○成曰吾道可以開明哉推聞聖人之言為可開明若諸子它道无所聞焉苓苓耳也苓耳徒有其名而无聆聞之實郭璞云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光曰開啓明白言通

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音聆關

之闢然不覩牆之裏不開聖卷諭无所見○成曰自背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本開作闢今從李本音義曰闢

問水火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匹庚切閉明聖聖謂不學牆面

明宿之而彌壯宿安也安而久之則彌壯左氏傳曰

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身

為疣贅成曰五禮五教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信治天下

治也成曰或以太古无法陶然自化疑今之制无益於

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成曰惡其與禽獸同

乎伏犧而成乎堯成曰伏犧畫八卦以叙上下至於堯舜君

撰畢天下之能事而唐堯順考古道成曰伏犧大明天地之

伏犧而成乎堯成曰伏犧始畫八卦造書契至于唐堯而

問道

問道

問道

煥乎其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或曰哨多言

有文章貌禮所謂猩猩鸚鵡能言夫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

尔故聖人獨取義而下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枉矢哨壺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也孰是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殷之以中國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或曰孰為中國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影晷度均也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者言天跡者有三其一曰周髀言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

下為天地之中今上注引是義此注引土圭測影夫土圭者

周公之法也宜為是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政之所養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過此而往人也哉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日影以求天地之中則為中國矣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如是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之禮樂尔注引諸子非其旨焉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獸畜之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獸其所謂禮樂者安足取哉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以禮樂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禽異禮樂則貉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

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

五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譬

也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也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也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問道

矣或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

少伯霸於越而歸於陶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弗用弗益

之則囊括而秘退藏於密故頗守一瓢而道弥光孟著七篇

而名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所以用与不用益与不
益不能虧其一贅多也○疏曰智者見用不見用受益不受
益於智无一贅之虧矣○光曰不贅不盖衍字有餘曰贅不
足曰虧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皆生於自然不可疆變智者
能知其可以然則因而導之耳苟或持其智巧欲用所不可
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之形骸益之則贅損之則虧矣孟子
曰所為惡夫用深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
智者為其鑿也

己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光曰器械舟車宮室皆聖
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而行之苟或識聖人之
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曰由己

或問大
聲孰為大**曰非雷非霆隱隱眩眩久而愈盈尸**

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无窮○**或**
宋吳本取作**問道有因無因乎**道貴因循**曰可則因否則革**

革與因雖異隨變而通里也故先王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隨時制宜**光曰前人所為是則因之否則變之

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
之革而化之与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
道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
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
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範也矩範之動成敗之効也
而已○光曰所以有為者救時之失耳時不失道又為者救時
堯之道法度彰禮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國曰阜
也温公本作視無為矣視曰阜厚也垂衣拱手紹紹桀之

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

為乎紹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
安坐視天民之死而欲无為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

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為也○温公本作天下民之死或

革命應天順人自然有為之時○温公本作天下民之死或

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

問道

問道

難塞

人以爲太古不知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不聞使之純一

吳 太古未作禮樂是塗塞民之耳目使其純愚

曰天之降降生

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

因其耳目而節之

吳 天之始生人即使其目能視耳能聞是

以聖人配地作禮以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

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言使民視聽皆由禮樂則安用塗之

吳 視聽無禮樂則大亂

朱 所貴乎聖人之治者以其能明如其視邪聽淫雖欲塗之未由也矣

以養民之視聽也或以太古塗民之或目而患其見聞之難蔽塞此不知所以明民視聽之術也楊子曰天之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蓋所以養民視聽之道也夫目所以見也視之禮則

去偽而歸中耳所以聞也聽之樂則去淫而之扣使其視其不在於禮樂則民之耳目亦安得而蔽塞故曰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古之人其治不忘乎禮樂者凡以欲民之有見聞也

或問新敝

吳 問政教之隆殺

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

植其日新則襲而

損益

宋 新猶初革命之始也敝猶久守成之際也夫革命之始制度未立始仍舊貫故曰隨時襲之守成之際視可而變故曰損益之孔子曰躬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之謂矣

知也此之謂矣

吳 政教之隆則因而襲之敝則革而損益之

朱 法有所可行雖聖人不得以必變用有所不宜雖聖人不得以相循

新者其法未故也故襲之敝者其用非新也故損益之襲所以因之也損益所以革之也法至於能因革則變通以盡利矣

或問太古德懷

不禮

宋 焉安也言太古之民歸於上也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禮

吳 上者俱懷也之德也

曰嬰犢乎

龔無

宋 言今若亡禮人皆嬰犢矣可乎

吳 人殊禽獸豈皆嬰犢乎

嬰犢母懷不父懷

禽獸知有母而不不知有父

吳 嬰之未有知懷之畜類乃母懷而已

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

言今或去而後盡其美善

宋 言今或去禮則人獨

駒犢矣故兼知父母禮可備也

吳 懷父母乃愛敬之道豈直以德而不禮是與其

補之

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和且格揚子亦曰人而無禮焉以爲德

朱 德所以愛也禮所以敬也夫道

古德懷不禮懷失之於偏也致愛於其母致敬於其父乃道之全也故

於克貴也愛敬於其父母此克貴之美也故以懿言之然則君子不貴

嬰兒慕者以其未及於有知也不貴駒犢從者以其生而無知也母懷

愛父敬知而有別也此中

狙詐之家

問道

之類。○**光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余切又千預反。曰：狙詐之計，不戰而使人兵屈，敗雖堯

也。**威曰**：言我用巧詐之計，可以不戰而使人兵屈，敗雖堯舜亦不能不戰而服人。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露項漸

襟堯舜乎？**威曰**：言屈人之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漬其

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于汗血之露，項漸襟。街玉而賈石

者，其狙詐乎？**威曰**：街言其玉而賈售以石，此巧詐之為

也。○**光曰**：言不用狙詐則亡國如陳餘。曰：亡愈。其用狙詐不若亡國猶勝也。

詐疾狙。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威曰**：子指揚子也。言

軍元狙詐之人，將使誰也。以軍師必尚奇勝。○**威曰**：或者

疑其无權謀，則武特。月。○**威曰**：或者

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威曰**：得其道，猶言全

信彭越、陳平之徒。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

失其御，則反聞昔叛。○**光曰**：若曹。故有天下者，審其御

而已矣。**威曰**：修德任賢，則舞干兩階而三苗格。故仁者无

道。○**光曰**：當以。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歟？狙詐之

力也。如其亡。**威曰**：言將征伐諸侯，以為威，必資狙詐。其

須狙詐奈何？云寧亡。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

國而不為狙詐乎？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

多也。○**威曰**：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威曰**：當以

德威之。○**威曰**：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威曰**：言征

乃可。○**威曰**：若三王。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

問道一

何必狙詐乎

咸曰言不得已須征之自有周禮司馬之法正邦國若不得不征當用是法何必狙詐哉

不仁之至矣

法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若

何牛羊之用人也

峻刑戮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

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媵臙也

殺視人如牛羊

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為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

螻蟻應劭云螻蛄也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虫入穴故螻蟻

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

久乎其越死猶狐狸螻蟻不過乎臙臙之

不銘而獨加諸砥

或曰刀不利筆

以砥筆秃銘之以刀申韓行法以救乱如刀砥亦所以利之也

所以礪鋒者也筆之有鋒故喻云

曰人砥則秦尚矣

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為

人如用砥以礪刀則莫若秦為尚矣其如不仁何

名非道邪何自然矣

刑名非正道邪何幸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

刑名非正道邪何幸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

刑名非正道邪何幸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

曰何必

刑名非正道邪何幸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

刑名非正道邪何幸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

道由其小者作姦道

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

也謂仁德之化小者小道也謂刑名之姦註乃別為一段以

問道

聖人諸子釋之非矣。○禮記大者禮樂也，小者刑名也。夫刑者所以助治者也。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未有捨禮樂而專刑名。臻乎至治者也。○禮記禮樂可以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輸劫一時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則同其為姦正則矣。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數，而治揚子以爲不可。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仁義詩書禮樂爲之，道德如申韓如申韓，再言者疾之甚也。○禮記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仁義詩書禮樂爲之，道德如申韓者何足爲法。莊周申韓不乘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乘少聖人，訓李徒則頽閔不能勝之。○咸曰言莊周當戰國之間，獨能不合我也。○禮記子廉反台音貽。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簡質之益焉。○咸曰言莊周當戰國之間，獨能不耳。○禮記周之書十餘萬言，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而老子子以無。○禮記周之書十餘萬言，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而老子

衍有取乎曰自持

有疑時之風焉。○咸言雜衍之術

以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如大雅整之於身，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之意，此可取耳。○禮記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寧儉是能以節儉自持可取耳。至周周君臣之義衍無知天地之間，雖隣不覿也。禮記罔無也。夫君臣上下本乎老子滅絕禮孝之意，而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以天地爲一指，万物爲一馬，是無君臣之義也。衍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親隣亦不欲見之矣。○禮記罔誣也。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三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四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問神篇 或曰既哲乎道可窮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 或曰惚恍無形方道也 事繫諸道德仁義

禮 或曰神也心也惚恍乎無端以經緯於万方而並有歸趣

曰君子之心 譔問神 或曰天有至神為造化之主聖主此五者

或問神曰心 或曰神謂精義知幾之神言存乎心而已

或曰物之請聞之 或曰未諭心之義故請之 或曰李宋吳神者莫若心

從曰潛天而天 或曰潛深也 潛地而地 或曰惟其所潛

地 或曰天則知天心潛於地則知地 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

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論乎 或曰言世

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之義耳然一潛其心 或曰可盡見之况人道之近事理之淺安能藏哉倫理也 敢問潛

心於聖 或曰問人可以潛 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

之 或曰達通也 或曰文王演易仲尼得其道而讚之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是達也

而作十翼無不通也 或曰達通也 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

達一間耳 或曰淵具聖人之躰而微此稱未達一間間際也言夫

聖人不能推一際之地 或曰今諸本皆作一間非也孟子曰賢不

肖其明不能守謂其際相去不能及寸言近之也 或曰易係薛仲尼

本顏子其殆庶幾以明易義今注以庶幾為顏子近聖人之意 或曰

非謂矣 或曰顏子具躰庶幾所未通者一聞耳子貢曰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 或曰神在所潛而已矣 或曰神道不遠潛心則是

不可得而聞也 或曰神以神明光燭幽冥照曜四方人以潛

神天明照知四方 或曰神以神明光燭幽冥照曜四方人以潛

日天精天粹萬物作類 或曰天以精粹覆万物各成其類人

正純粹精也 或曰天以精粹覆万物各成其類人 人心其

問神

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

人心如神變化无常操而持之則義存捨而廢之則道亡

操而不捨則道義光大。○

○能常操而存者

其惟聖人乎

○聖人操心有常不離於道

聖人存神索至

○存其精神

探幽索微。○神道无不至。○

○成天下

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

○順事而无害

和同天人之際

使之無間者也

○至化混然歸於一也。○

○惟神也成天

間然也。○

○大順謂上下各安其分大利謂万物各得其

所天者不為而自成。○

龍蟠于泥玩其肆矣

○惟聖知聖惟龍知

龍聖道未彰羣愚玩矣龍蟠未升玩其肆矣。○

○惟聖知聖惟龍知

知龍聖道未彰羣愚玩矣龍蟠未升玩其肆矣。○

○惟聖知聖惟龍知

飛天則与玩同區也。○

○惟聖知聖惟龍知

者肆志以凌之也或曰肆當作肆肆習也。○

○惟聖知聖惟龍知

也玩哉玩哉惡觀龍之志也歟

○聖

飛天乎

○疑其長為玩同肆不能飛天

曰時飛則飛

時潛則潛

○時可而升既飛且潛

食其不妄形

其不可得而制也歟

○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

敢志於形思所以飛于天也聖人尚豪雖飲食之間不敢志

於形思所以行其道也故暫為玩所肆思所侮然猶不能制

之矣。○曰既飛且潛惟時所適雖一食之間不忘隱見之

形安得而制哉言聖人亦然。○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姜里

本音義曰非義不妄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

問神

文王聖人也何以制乎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

龍聖人雖為紂所囚然終不干其刑故能謂之聖人今注
稱手者桎梏之屬意謂文王雖囚而不被於桎梏也按賈誼
新書云紂作桎數十眠諸侯之不誦已者杖而桎之文王桎
桎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是文王常被其桎梏矣安可謂
之不手哉。○說文手持也執也文王事不道之紂雖以非禮
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所以為聖人也公羊傳曰手劔而叱
之。○音義曰不手不制於人之手光謂手謂為人所提攜指使在已之道而隨人左右也。○或曰經可

損益數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
伏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滿矣黃帝正名百
物而名顯文王繫辭而義彰可謂益矣今云文王六十四據
司馬遷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

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如春秋。○說文因
吳本或作下更有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

可知也。咸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人而
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治道者其益亦可知也

如孔伋孟軻之流。○故道非若易象之天然雖損益不
可增減於乾坤六子也應時而造若三代之禮樂著損益可
知也。○說文天然謂道德仁或曰易損其一雖蠢蠢知

闕焉。咸曰易損其一者謂大衍之數虛其一此雖蠢蠢之
人皆知闕之也。○說文書容切又刃江刃用切

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有四
十九故曰過半

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雖存獨不
如易之可推尋。○說文

易之益一者非損失之蓋著法然也。○書失過半者經秦火
遺墜之也或人不知其義以為易損一而尚可推書失多而
不能知故揚子荅之以下文。○說文孔子序書存百篇之義
而其篇亡不可復知序易存六十四之次設或亡一即可推
而知之其序書不如序易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言彼

問神

損一者蓋著數之法可揲數而用故也。如書序雖孔子

亦未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

雖孔子无如之何言不敢虛詐而補之。彼易卦皆有

數亦可以策數而知焉故也。如書序之存而篇亡皆當時訓

誥之事不可以虛補故。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叙以百

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采集之酒誥

而空之今漸亡。秦皇燬書漢興與劉向以中古文校歐

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空而亡之也。據酒誥今

无亡脫蓋古文獨存。虞夏之書渾渾爾。

爾。渾渾渾渾猶渾渾也言虞夏尚有唐風去道未遠

商書灑灑。灑灑猶灑灑也言忠質之化制尚疏

周書噩噩爾。不阿附也。相檢以禮樂察察然。

也謂其下周者其書誰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

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

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

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郭。在其內

而能出乎其外者。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

月乎何後世之豈豈言也。豈豈言也

聖人猶為後世非其道者之所吠也。若謂闇闇中正之義則

使後世之孳者徒闇闇貌悅之而不能達其心也。闇闇和也

和悅之貌。光曰宋吳本豈豈言也。今從李本。豈豈言也。

神

爭辯之貌謂李曰瞽瞍能默瞽瞍不能齊不齊之

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咸曰瞽瞍師瞽默

物也瞽瞍之耳不能齊聽者不齊之耳狄牙之甘美能使喊而稱

之者必待直牙之口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

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之人不能齊者不齊之心也瞽瞍

師也大戴禮曰失管仲任豎刁狄牙韓非子曰易牙為君主

味也光曰喊呼覽呼謙下漸三切狄儀狄造酒者易牙瞽

也聖人能行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與非之聖人不能止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咸曰猶易極之精義而

百神受職遠必有驗乎近咸曰猶大雅之德及黎言

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有中

難矣哉難乎為君子也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

之躄發言成教肆筆成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

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

面猶面對適往也言面對之時捺中心之所欲咸曰

也光曰捺同通諸人之嗑嗑者莫如言憤也

盧佗胡二切嗑嗑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

問神嗑嗑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

問神嗑嗑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

問神嗑嗑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

問神嗑嗑猶聲聞也通眾人善惡之聲

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志志

者莫如書昏昏目所不見志志心所不了咸曰書謂

者所以著古人喋喋之言傳千里勉勉之懷也秘曰昏昏

不可知也志志自疆勉也古昔難知之迹書以著焉所以記

勉為君子小人勉為小人也光曰昏呼昆切武巾切故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

似之光曰畫猶圖畫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

觀書斷可識也光曰見賢遍反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

見其言書矣秘曰情動於中而形于聲畫聖人之辭渾

渾若川渾渾洪流也秘曰順則便逆則否或曰仲尼聖者

川乎秘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或曰仲尼聖者

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咸曰言不能曲

叔蔡澤之為秘曰范睢魏人也說秦昭王而為相蔡澤燕

人也說范睢而代睢為相言孔子不如光曰不如范睢蔡

澤能偶合世俗以求富貴曰聖人者范蔡乎咸曰言聖人肯若

范蔡其如聖何咸曰范叔魏人干王稽得事秦為相号

成君二子皆以詭術居位其如聖人之道何光或曰淮

南太史公著其多知歟曷其雜也秘曰淮南王安著

史公司馬談迂之父也著書五十餘方言其多知哉何其不

純而雜也雜謂安作內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

遷序九流百家雜語曰雜乎雜秘曰唯其不純所以為雜人病

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秘曰聖人雖多書

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羊四

問神

動而愈偽。或曰：贅疣，乃身之蠹者也。夫書畫與言，不由乎經典為道之蠹，亦多矣。或曰：言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身之有贅然贅附肉也。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

揚子著太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之陰陽參比，一生三，取其三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八十一，故有八十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二部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日七百二十九贊，而當周天之度一歲之紀，節候鍾律星斗五行成著焉。今或人以為孔子述而不作，疑太玄不當作，故問之。或曰：孔子述而不作，太玄何為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

言昔老彭好述古事，孔子比之，但述而不作，今太玄非古事，乃自成一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矣，然何嘗作書乎？或曰：當孔子之世，周室下衰，詩書淆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刪詩書，定禮樂，約史記，而修春秋，復與諸侯門人更議典制，然後各得其所，故明道立教，盡在是矣。何煩更作書哉？故所以述而不作者，蓋此也。非不當作之也。當子雲之時，則不然。六經皆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久，稍為諸儒討正，故無古事可述，而屈身莽朝，自非作書著成一家，則何

以明其道哉？或曰：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自子辰申子冠之以甲分二十七章為一會，八十一章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與泰初曆相應，亦有顛項歷焉。此其事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一篇，此其書則作也。或曰：仁義先王之事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雖作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弟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九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或曰：玄何為？或曰：玄何歸？玄何事立作？曰：為仁義。或曰：言玄者，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或曰：賢者而言誰，曰勿雜也而已矣。巧偽則息，雜則姦邪生。或曰：言如三郟田戶，吁劇申韓之徒，雜以巫祝機祥刑名浮虛而亂俗，今太玄獨專於仁義也。或曰：太玄之專，仁義也。安在或曰：夫玄之道，雖以陰陽節候星斗五行之用，然其旨應休咎之占，星陽而時數，辭從則為休也。星

羊

丁

問神

陰而時數辭違則為咎也使人知吉凶之來善惡之修豈非仁乎夫義者宜也復使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豈非義乎○**或問**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玄准之故曰為仁義夫人道則然且天一至地十易道也三摹九據玄道也玄之准易不亦非乎曰玄之准易非准易之道准易為書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玄何為哉易之書准天地玄之書准歷數所以為准易也歷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或問經之艱易**曰則象天地以為人紀異術無從而入○**或問**經之艱易移政切曰存云或人不論曰其人存則易**或問**請故易○**或問**若孔子在云則艱曰若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三千之徒並授其義云則艱曰若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易悉通**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請觀周樂○**或問**聞其声詩知其國之與衰庶幾可謂知樂矣**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若其声詩皆

已廢士雖札亦不能知也**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

不難矣代曲為之制事為之防李者習之固無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弛廢雖季子何由知之○**或問**秦訕突三代之禮樂屏而去之自為苟簡之制後之李者求先王之禮樂於散亡之餘誠可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

籍獨取其尊君抑臣者存之是衣而不裳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下不知有君**衣裳其順矣乎**三桓專滅齊王莽篡漢三姦之與皆是物也○**或問**上衣下裳大順之道○**或問**先王之禮其於君臣之際雖不失尊嚴而和樂存**或問**文曰訓如五經可垂訓者**問武曰克**克能

言克定禍亂者**未達**論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其

問神

理也。○曰五常得其倫萬物得其序。○曰經緯天地綱紀四方。○**勝己之私之謂**

克。○曰惟公亮也。○曰平民伐罪與天下公共武之克也。○曰勝人易勝己難勝己之私以從於道則人無不勝

矣。○**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曰所為無敢。○曰德者故曰行所

動無敢辱。○曰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安得有光。○曰知德者蓋寡

者故曰光。○**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啟光大矣**。○曰所謂

用之不為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愚易光。○曰必我

知而為之光亦小矣。○曰君子之不欺闇室。○曰或曰君

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幾也。○曰蓋何不

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執以近名也此義猶王

孫賈勸仲尼媚於寵也。○曰幾近也言何不附執於有名

之卿可以近名也。○曰曰君子德名為幾。○曰以德

曰幾音機下同幾與也。○曰曰君子德名為幾。○曰以德

曰君子所與者。○曰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

德而名顯耳。○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閔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

乎成名。○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閔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

也音烏言四王者非無執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曰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

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曰審

自得而已矣慨夫逐物以喪真而不能求己以絕偽。○曰子真隱居以德有名豈其附勢於名卿哉河平二年王鳳聘

鄭子真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朴字

子真。○曰李宋吳本震作。○曰今從漢書。○曰或問人曰難

知也。○曰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曰。○曰焉

難也。○曰厚貌深情。○曰李本難作艱今從宋吳本。○曰焉

難也。○曰未諭其難。○曰太山之與螳垤江河之與行潦非

問神

之與大佞難也。○曰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

明。○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世莫

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号於東家者也夫犬佞之巧變若影響人罕察識故胡亥也終昧趙高之姦德宗也不悟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曰若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鼓虛譽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曰夫似者道小機淺故易知○曰嗚呼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寒浞之偽也豈能歸政哉故曰無難孟子曰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曰李本作能別似今從宋吳本見王參以珉見珉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德則否何謂德德曰言是天地人經德也否德也○曰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為過德可采取也○曰德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是德也莊則否是德也○曰鄒衍抑淫侈以歸節儉莊周矯浮躁以返真靜其言合於天地人之常道者所謂德也否德○曰欲聞其義○曰語君子不出諸口則皆過言也德○曰問莊何以德語君子不出諸口○曰耻言之也○曰未嘗言君子之道語君子不出諸口○曰鄒莊淫誕之語君子所不道也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四



